

拾珠漫笔看东营 · 东营市第三届读书节

【连载】

雪藏

6

■刘英亭

时针指向中午十二点 7

■一半

吴月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一边哭一边骂。王解放看着吴月娥的嘴一开一合，她骂了很多，只有几个字眼进了王解放的耳朵。乌龟。王八。死。其他的，王解放觉得跟他和她都没有关系。他去阳台，收拾自己刚才摔碎的花盆，那是虞红芳最喜欢的植物，绿萝。虞红芳笑语嫣然，不止一次地说过，绿萝的花语是守望幸福。阳台上花盆很多，王解放把绿萝重新栽在一个盆里，培好土，浇水施肥，把碎了的花盆装进垃圾袋。刑侦题材的电视剧里，裹尸袋就是黑色的，手里的垃圾袋也是黑色的，此刻它盛着花盆的尸体。

吴月娥还坐在地上，已经不哭了。眼珠子又红又肿，鼻尖也是红红的，瞪着警惕的眼神看着王解放。

“我去扔垃圾。”

5

王解放开车出来的，扔了垃圾就开车出来了。垃圾袋“咕咚”沉到垃圾箱底，“咕咚”打翻了他心底的瓶子，那个装着毒液的瓶子。

虞红芳最后一次给王解放解毒用的是自己的血。他又打了她，她不哭不闹，从地上爬起来，拿起水果刀，手轻轻一挥，血就不管不顾地喷溅了王解放一脸。王解放抱着虞红芳下楼去医院的时候，随着血的流失，虞红芳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越来越死沉，而是像羽毛一样越来越轻盈，轻得仿佛王解放一松手，她就能飘起来飞走。

王解放把车停在植物园门口，这是他们公司几年前完工的一个项目。高乔，低灌，藤缠绕，花似锦，地表一片繁茂，人们看不到的地下有什么呢？有深深的根系，有微滴灌的管道，地下王国的居民，还有深埋的秘密，王解放的秘密。在一个他闭着眼睛也能准确无误找到的角落里埋着虞红芳的狗还有她离家之后留下的所有鸡零狗碎。

那只狗，那只雪白雪白的名叫“铛铛”的比熊犬，王解放带它去做了发型，然后再把它带到这里，喂它吃亲手做的红烧排骨。铛铛吃得很香，舔，啃，咬，嚼，像虞红芳，也像女儿芊芊。虞红芳出院后，王解放就跟她协议离婚了，虞红芳什么也没要，连工作都不要了，带着女儿毫不留恋地走了。铛铛吃一会儿，抬头看一眼主人，用知足和讨好的眼神，它知道，大女主人和小女主人离开后，它唯一的依傍就剩下眼前的男主人了。王解放看着铛铛大快朵颐，微笑，轻声笑，大声笑，笑出眼泪。在铛铛的迷惑中，王解放收紧手中的狗链，拿起早已备好的哑铃，一下，一下，再一下……铛铛吃剩的排骨因为沁了鲜血变得更加红艳。鲜血的味道，闻起来有一丝丝腥甜，王解放舔了一下，果然有点甜。跟虞红芳的一样甜。

红烧排骨做好了，吴月娥也回来了，手里提着澳洲进口孕妇奶粉。

快洗手吃饭！排骨凉了不好吃。

米饭晶莹剔透，颗粒均匀饱满，每一粒米都恰到好处地吸足了水分，芬芳诱人。排骨一小块一小块的，金红油亮，肥而不腻，酥烂入味，它的大小形

状是为吴月娥量身定做的，它迁就了吴月娥的樱桃小嘴，好让她一口一块，吃得尽兴，吃得舒坦，吃得舒服。吴月娥喜欢吃王解放做的红烧排骨，她知道做这道菜很麻烦很费神很费事，王解放肯花心思给自己做红烧排骨，是不是就表示……她吃着吃着就红了眼圈。解放！她抬头看着王解放，王解放也看着她，目光祥和、宁静，充满了无限爱怜，就像第一次给吴月娥做红烧排骨看着她大快朵颐时一模一样。解放！吴月娥的眼泪流下来，流进嘴里，有点咸，还有点苦。

“吃吧，别哭了，吃吧，好好吃饭。”王解放从抽纸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擦擦，哭啥，吃吧！”

吴月娥满心欢喜地吃完了饭，一颗心放回了肚子里。吃饱了犯困，毕竟是七个月的身孕在身，昨天又哭又闹费了不少神，昨天晚上王解放不在家，一宿睡得也不怎么踏实。今天一早原本不想出去，经不住前夫又是微信又是电话的轮番轰炸，最后是在前夫“不去拿奶粉就送上门”的威胁下才万般无奈去的。跟前夫周旋又费了不少力气，吴月娥是真的累了，尤其是吃饱了精神放松了之后，她累了，她想好好睡一觉。

吴月娥躺下没几分钟就发出了鼾声，均匀细密，饱含快乐和知足。王解放听见了，听得很真切，他羡慕吴月娥这样的人，吃饱了倒头就能睡着，这样的人的世界简单至极，以为事情说出来就过去了，以为做错了事说一声“对不起”就可以了。怎么可能呢？做错了事是要付出代价的，与错误相匹配的代价。

王解放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所有的东西归置到应该在的位置，就像最初的模样。他喜欢收纳，整理，分类，摆布，他的生活原本井井有条，从来没有错，不出错，直到有了虞红芳，然后又是吴月娥，然后就像一列脱了轨的火车，再也回不去既定的轨道了。他从书橱里拿起一本书，那本吴月娥以为是治疗孤独症的书。其实吴月娥说的没错，这就是本写孤独的书。就好比现在，吴月娥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卧室的床上睡午觉，他一个人孤独地在客厅看《百年孤独》。

时针指向正午十二点。闹钟响了。

吴月娥睡得十分香甜，嘶鸣的闹钟对她没有半点影响，她仰面躺着，双手投降一样上举，那是婴儿的睡姿。她的脖子，细细的，暖暖的，颈动脉跳动有力。吴月娥忽然睁开了眼睛，定定地看着王解放，眼神悲欣交集，仿佛看到了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有看到。

(已完结)

何霜田也偶尔露出一丝笑容，但是，我却从他的脸上读出的是淡淡的忧伤。当时，我也没太往心里去，曾经的同学，一个春风得意，一个穷困潦倒，你让他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第二章 赵青山

大新舞台散场了。

我坐在太白茶馆里，隔着玻璃窗看着对面从影院走出的人流。当我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时，站起身，付了费，拿着礼帽，不紧不慢地走出咖啡馆。由于影院刚刚散场，黄色车夫们都涌到了影院门口，咖啡馆门口竟然连一辆黄色车都没有。这一切当然都是在我预料之中的。我手里拿着礼帽，对着马路对面喊了一声：“黄色车！”

我看到，大新舞台门口，何霜田叫了一辆黄色车，刚要坐上去。他忽然愣住了，我知道，他肯定是听到我在咖啡馆门口大声地叫黄色车。虽然在上海的租界里，鱼龙混杂，各色人等皆有，南北各地的口音杂陈，但是突然冒出来的这一个典型的天津卫口音，还是显得有一些突兀。而且，这个声音我太熟悉了。他侧过脸向我这儿看过来，我却故意把目光躲开，看着马路对面的那些黄色车和车夫们。然后我就听到了何霜田那典型的广东话：“赵青山！”

我装出一副稍显惊讶的样子，站在咖啡馆门口，目光顺着声音找到了何霜田，愣怔了一下，突然也大声地喊道：“何霜田？”

何霜田大步向我走来，我也立刻大步迎上去。

在四马路中间，我们两个人热烈地拥抱在了一起，引来周围不少惊异的目光。

我就是这样和何霜田“偶遇”了。

何霜田笑着说：“青山，你不是在天津吗？咋来到上海了？”

我抬头看了看天，说：“霜田兄，这都到中午了，咱们还是找一家馆子，坐下来，慢慢聊。”

何霜田说：“对对对，你看着，人家都对咱们行注目礼呢。青山，你想吃点什么？”

我说：“就去杏花楼吧。”

杏花楼是四马路上最有名的一家酒楼，以广东菜肴为特色。

何霜田说：“杏花楼是不错，可惜它的主打菜是粤菜，不是你们的北方菜啊！”

我笑着说：“霜田兄忘了？在日本的时候，我可是经常跟

着你到处去找粤菜馆品尝啊。我早已经喜欢上了粤菜。”

何霜田痛快地说：“对，我差点忘了，你早就跟着我成了半个广东人了。咱们就去杏花楼。”

杏花楼二楼的一个包间里，我和何霜田双双落座。服务生拿来菜单，何霜田把菜单推到我面前，让我点菜。我没客气。

在等菜上来的时间里，我们要了一壶碧螺春。何霜田看着我，忽然笑了，说：“青山，你怎么会到那儿去喝茶呢？”

我知道他指的是太白茶馆。在四马路上，最有名的茶楼是青莲阁。即便是在整个上海滩，青莲阁茶楼也是闻名遐迩的老字号。我之所以不去青莲阁，原因是我在那儿等不到何霜田。根据情报，何霜田经常到大新舞台听戏，而太白茶馆正好与大新舞台隔四马路相望。当然，我不能对何霜田这么说。我说的是：“青莲阁当然是不错，可太吵了，你知道的，我一向比较喜欢静。”

何霜田听了我的话，淡淡一笑，说：“你怎么来上海了呢？在那儿高就？”

我说：“霜田兄，还谈什么高就啊？你知道的，我从日本回来后回了天津，在国闻通讯社做编辑。前不久，《晶报》主编余大雄约我来为《晶报》写连载，我觉得这比单纯做编辑好一些，所以就过来了。霜田兄，咱们从日本回国以后，你不是去了南京吗？我记得你说有一个老乡在南京任职，你去投奔他。怎么来上海了？”

何霜田下意识往四下里窥探了一下，其实，在这个包间里，并没有外人，他这好像是出自一种谨慎的本能。就在这时候，服务生来上菜了。菜一上来，还没等服务生走出去，何霜田就说：“青山，我想你现在肯定饿了，来，咱们先吃菜。”

【作者简介】

刘英亭，笔名英霆。出版有长篇小说《暗斗》、《薄冰》，诗集《光辉的囚徒》。作品发表于《诗刊》《小说月刊》《山东文学》等报刊。曾获首届山东青年作家文学奖一等奖，第一、第七届东营市黄河口文艺奖。长篇小说《暗斗》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长篇小说《大荒注》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

【作者简介】

一半，原名李玉梅，山东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延河》、《百花园》、《时代文学》、《黄河口文学》、《太阳河》等。